

黑龙江“搬山填海”

破

了八条框框

全省一个大会

贯彻边整边改精神克服官僚主义
国务院五个部着手精简会议和文件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黄泰初、吴锦才）国务院五个部正在着手压缩会议，精简文件，决定把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作为边整边改的第一个突破口。省常委认为，改进作风要从现在做起，付诸行动，他们立即改进了今年召开的全省第一个大型会议——农村工作会议文风，打破旧框框，从“文山会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这次会议没有搞开幕式；传达的文

件没有在大会上宣读，而是分组边学边议；已印发的典型材料，没有在大会上介绍；会议不出简报，已抽集的编简报人员全部撤掉；原定七个大会专题发言减为一个；开大会，主席台上只坐报告人和主持人，其他书记、常委、副省长都在台下同与会人员一起就坐；会议总结不说套话，根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简明扼要地进行总结；原来给省领导干部准备的十九个房间全部退给接待部门。会期由原定十天减少到五天半。

搬“文山”填“会海”

文件泛滥，会议成灾，是当前官僚主义的一种普遍而突出的表现，在整党中非解决不可。黑龙江省委和煤炭、水利电力等部已经行动起来，下决心解决“文山会海”问题，他们做得很对。

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很少。大多数同志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想把工作做好，把局面打开的。但是许多人被连篇累牍的文件缠住，被淹没没了的会议拖住，很难抽出时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有的领导人白天“下海”（泡在会议中），晚上“爬山”（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夜以继日，你能说他不辛苦，但还是免不了犯官僚主义。有些新上任的中青年领导干部，也陷入“文山会海”之中，难以有大的作为。这个“文山会海”问题不解决，只能滋长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开创新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胡乔木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好几百篇，专门的讨论会也开过好多次。这场争论是有意义的。争论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广泛地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回答和解决争论中的所有重要问题，是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来共同进行的一项巨大工程。我今天讲话不可能涉及争论中的很多问题，只准备就几个主要问题讲一些意见，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现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尤其需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以免造成意义上的混淆。关于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问题，我在讲话的第三部分将专门谈到。当前的争论，首先在于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因为已经发表的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大都没有区别人道主义的这两种含义，而且大都把人道主义作为解释历史、指导现实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理解和宣传。当然，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意见不尽一致，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这种宣传的文章也不少，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应该看到，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有的同志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根本性的理论命题；有的同志宣传“人——非人——人”（即人异化为非人，再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这样的历史公式；一些同志认为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异化，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一些同志热衷于抽象地宣传“人的价值”、“人是目的”这类人道主义口号，认为可以靠它们去克服这种“异化”。如此等等的说法，提出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

李先念致电密特朗祝贺中法建交二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今天就中法建交二十周年打电报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向他和法国一切致力于中法友好的人们致以衷心的祝贺。

贺电说：“中、法两国建交是在已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戴高乐将军的直接关怀下实现的。这一事件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和积极的影响。

“二十年来，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合作的领域日益广泛，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中，中法两国有许多共

李先念会见并宴请法国客人 庆祝中法建交二十周年

李先念主席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建交二十周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飽出席宴会。

专程前来我国参加中法建交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法国政府代表、工业与研究部负责邮电事务的部长级代表路易·梅克桑多和教育国务秘书罗歇·热拉尔·施瓦曾贝格，以及由克洛德·埃斯蒂埃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宴会。

李先念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法国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我们都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听别人指挥。我们都主张世界上的事只有平等协商才能获得解决。两国建交二十年来，尽管世界上风风雨雨，危机和冲突频仍，我们各自国家也都经历了重大的变迁，中法关系却始终在稳步地向前发展。李先念说，建交二十周年应该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他希望一切热爱和致力于中法友好合作的人们，再接再厉，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做出更大的成绩。

他强调说，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中法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可以造福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助于缓和国际局势，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他还说，不久前，我收到了密特朗总统邀请我访问法国的信件。我很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并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这一愿望能付诸实现。

梅克桑多在讲话中说，法中两国人民有着古老的文明，长期以来一直是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他们之间的友谊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法中两国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都追求同样的目的，并且勇敢地表明自己决心自力更生，在世界事务中发出独特

度的一面旗帜。“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在法国革命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尽管都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历史观来说，都是唯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也好，启蒙思想家和其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也好，他们所说的人和人性都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注〕他们认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人类的理性。启蒙思想家主张以理性作为审判台，一切都拿到理性面前接受审判，认为只要诉诸理性或通过教育，人类的一切“迷误”都能克服。人道主义者提出“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口号，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恩格斯说过：这是一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①。

（注：人性本来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人类的共性，可以跟理性、善性、非人性、反人性等概念相对待。但是历史地考察起来，人性又是具体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教育、心理特征等等，人性有它的纷繁的演变和分化。尽管并不是没有人类的共性可言，但是要用这种共性（无论关于它的解说可以怎样丰富）去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却未免显得太贫乏了。这里和下文所说的关于抽象的人性的主张，就是一种不识别或承认人性的历史的演变和分化，而只承认一种所谓为人类类所有具有永恒标准的人性。这是一种非科学的抽象，它跟人性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抽象是两回事。至于人类学、社会学（包括民俗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具体科学部门和文学艺术，从各自的角度研究和表现历史的、现实的人和人性，当然是必要的。历史唯物论又不能代替这些研究和表现，当然也不应该指责它们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人性论。）

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种种改革社会的方案和关于未来合理

社会的设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来设计他们的改革方案，来构想他们的合理社会。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上世纪末说得很有中肯：“本世纪上半期所有的无数的乌托邦不过是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则而设想完美立法的企业。”②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不过是人性或者说人类似性的迷误；消除这些黑暗和罪恶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社会主义正是理性、真理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身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世界。由于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谈论人性、人的本质，并把它们当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们在历史观上依旧停留于唯心主义。他们在考虑怎样实现自己的主张的时候，必然忽视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脱离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现实斗争，而去指靠抽象的概念、笼统的全人类和唤起人性、改善人性的人道主义说教，并且往往还把希望寄托在少数杰出的统治者身上。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流于空想。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思想，包括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在人类思想进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作为革命斗争中的思想武器，它只能是幻想的武器。用幻想的武器去进行战斗，当然不可能解决改造社会、推进历史的现实任务。空想社会主义始终没有为人类解放找到现实的道路，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进程，不就是历史的证明吗？

要丢掉幻想的武器而掌握现实的武器，就必须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同它的人道主义历史观彻底决裂。这种决裂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的关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③。（下转第二版）

认真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政治教育大纲》 全军政治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记者胡年秋、易俊如) 人民解放军着力改革政治教育工,使之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有效地提高了政治教育的质量。

为恢复我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清除部队政治教育中“左”的思想影响和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军委、总政治部根据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要求,结合我军的实际,制定和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政治教育大纲》。按政治教育大纲对战士进行正规、系统的教育,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较长

时间,部队政治教育应景性的多,比较零碎。

一年来,全军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政治教育大纲,严格按大纲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对战士进行政治理论常识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和经常性思想教育。如政治理论常识教育,这是政治教育的基础。为了使战士了解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懂得社会发展规律,设置了中国革命军史常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等课程。服役期较长的海军、空军、二炮部队的战士增设了社会发展史常识课。通过教育,更好地激发了战士的

爱国热情,提高了思想觉悟,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建立在科学思想武装的基础上。广大战士还运用所学的知识,加深对党的现行政策的理解,排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

试行战士政治教育大纲后,基层干部对战士在服役期间政治教育的目标明确,心中有数。过去,没有大纲可依,没有现成教材,政治教育往往靠指导员唱“独脚戏”。现在,《大纲》规定了具体的施教内容和团、营、连三级分别任教,各司其责的方法,既保证了政治理论性和时事政策教育的质量,又使指导员能腾出主要精力做好经常性思想教育。

根据《大纲》的要求,全军各部队还筹备了理论教育机构,普遍建立了干部理论训练班,培训了大批理论教员。今年开春后,全军将按计划、有步骤地对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同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代表团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干、符浩、曾涛、吴茂琰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由克洛德·埃斯蒂埃主席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据接近会谈的人士说,在三个小时的会谈中,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友好地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中法两国议会外事委员会应加强合作,经常就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从而为增进两国议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共同努力。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都认为,越南从柬埔寨

撤军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先决条件。有关国家应对越南施加影响,使越南懂得它长期侵占柬埔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从而按照联合国决议行事。

关于东西方关系,双方都表示希望美苏能恢复对话,缓和关系,因为这

吴学谦致谢松祝贺中法建交二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长乔冠华今天就中法建交二十周年打电报给法兰西共和国对外关系部长克洛德·谢松,对他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贺电说:中法建交是两国关系上的一件大事,它在国际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二十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的

《人民日报》代表团应邀赴罗马尼亚访问

本报讯 应罗马尼亚《火花报》邀请,以《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为团长的《人民日报》代表团于1月26日乘机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米库列斯库,《人民日报》社长秦奎川等到机场送行。

中宣部等联合举办形势报告会

帮助干部了解全局 开阔眼界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朱厚堉今天在这里说,从事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工作的同志都需要了解全局情况,了解总的形势,以便开阔眼界,增强做好工作的信心。

今天下午,中宣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形势报告会。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就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政策作了报告。邓力群主持报告会并讲了话。

房维中在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是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突出的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取得了幅度的、出乎意料的生长。第二,重点建设的规模有所扩大,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第三,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

指标,有一部分已经在1983年实现或者接近实现,这就为全面地、如期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六五计划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邓力群介绍说,中宣部同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委已经共同商定,从现在开始,将陆续请党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同志作形势报告。在今天这个报告会之后,还要举行国际形势和外交活动,农村形势和工作等报告会。我们设想,类似的报告会今年要举办10次左右,这要成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

出席今天形势报告会的,有党中央、国务院驻京单位、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以及这些方面其他的高级干部,共6,000余人。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第八轮会议今天中午在北京结束。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中英双方于1月25日和26日在北京就香港问题继续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第九轮会议定于2月22日和23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丹麦第二批政府贷款款在京签字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国、丹麦第二批政府贷款协议今天在北京签字。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出席了签字仪式。

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魏玉明和丹麦驻华大使何泽高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字前,陈慕华国务委员和何泽高大使进行了交谈。

铁道部集会庆祝中朝国境铁路协定签订三十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铁道部今天下午在二七剧场举行庆祝中国和朝鲜国境铁路协定签订三十周年大会。李鹏副总理以及铁道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铁道部门职工1,200多人出席了大会。

专程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以朝鲜铁道部部长崔德弘为团长的朝鲜铁路代表团以及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昌奎也出席了大会。

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李森茂在会上讲话说,三十年来,中朝两国铁路贯彻执行两国签订的国境铁路协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崔德弘部长在讲话中赞扬了中朝两国铁路职工紧密团结友好合作为两国的革命和建设所做的努力。

大会开始前,李鹏副总理会见了崔德弘一行,朝鲜驻华大使使馆临时代办金昌奎今天晚上在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中朝国境铁路协定签订三十周年。

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阿拉伯四国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国土

耳其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协议纪要签字。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夫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夫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

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夫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

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夫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

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夫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

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夫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

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夫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

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夫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

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夫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

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纪要签字前,陈慕华会见了由雅夫扎尔普率领的土耳其经济贸易代表团。

土耳其客人是于1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是讲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是讲人们和物质即自然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产力,是讲通过对物的占有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是跟历史唯心主义不同,它认识到人首先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通过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斗争(在阶级社会首先是阶级斗争)来创造历史,因此,归根到底,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要创造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抛开历史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人、人性、人的本质的哲学谈论,而把这一切放到一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中去考察。因为只有这样,社会人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和解决。列宁在比较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候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⑥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和不能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而不是相反,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出发来说明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出发,正是为了具体地理解人;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说人,就只能抽象的人。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越过了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哲学,找到了自己的新出发点。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称之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正是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马克思才批判了已有几百年历史、经历了各种形态、但都是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包括批判了马克思曾深受其影响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其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⑨。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同当时社会哲学运动中仍然停留在人道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各种流派坚决划清界

限。例如马克思指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不管是谁的‘内在本质’,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们‘只是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悄悄塞给每个人,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各种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⑩。出发点的变化,新的出发点的发现,是人类思想上划时代时代的根本变革和伟大发现的开端。有了新的出发点,才能产生唯物史观的历史观,建立“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说,才能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停留在旧出发点上,无论怎样变换形式,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窠臼,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一方面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作一个极重要、极新颖的命题提出来宣传,一方面又极力模糊以“人”为出发点同以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社会关系出发点这新旧两种出发点之间的原则区别,试图把它们说成是差不多东西。有的同志声称,这个命题中所说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似乎有了这个申明或其他类似的申明,他们就离开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样的简单申明,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的实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个逻辑矛盾:要说明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人,就不能把人看成是笼统的、没有分化和没有差别的,就需要说明人在其中活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就必须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而不能从“人”出发。既然舍弃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来说“人”,并由此来谈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需要”、“人的自然欲望”等等,那么这种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命题,就只能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命题。马克思自从找到了他的历史观的新出发点,在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从来从不抽象的、笼统的意义上谈人,他所谈的人都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不同承担者的人,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两次在批评普鲁东的时候,都驳斥过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指出:“其真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是奴隶或是公民,这是A这个人和B这个人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⑪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从资本家和工人“两者都是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当然,资本家和人都是人,有人的共性,但是强调这种共性,作这样一种抽象,对于认识资本家和工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实

质的意义。有实质意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社会性,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⑫。如果不是这样从分析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而是从笼统的“人”和“共同性”出发,就根本不可能指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是历史的必然,也就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

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同志,还引用了不少马克思的话,来为他们这个命题作论证。这些同志无视了一个基本情况,即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的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究竟以什么作为出发,就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唯物史观的时候说过:“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所产生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理论生产方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⑬。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唯物史观的历史观从上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的发现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该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⑭。

马克思1879—1880年写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驳斥了那个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以抽象的人的需要来确定商品价值的论调,指出:“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什么‘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的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体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跟从人出发的方法相反,马克思申明:我们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⑮。

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是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还是相信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同志们呢?

不随波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清楚的说法,反复摘引还没有完全脱离费尔巴哈影响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

(上接第二版)从人本身主义那里沿袭下来的一些说法,如“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以及“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等等;或者引用马克思后来的成熟的著作中的论述,而不理会这些论述的精神实质,不理睬这些论述间摘引者自己立论的矛盾,怎能不把问题越说越糊涂呢?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在于它有了新的根本点,并由此出发而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不容回避和含糊的。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命题,这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扼杀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所完成的革命变革实际上就被一笔勾销了。

至于“人——非人——人”这样的历史公式,把人类历史概括为人性异化和复归的历史,这是一种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各种人道主义学说对人性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并不使用人性异化的概念,它们提出的历史公式却是类似的,如“理性——理性的迷误——理性”,或“公平——不公平——公平”,等等。按照这类公式,似乎存在着某种抽象的、固有的、完美的、真正的人性或者人的本质;在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发展阶段,这种人性、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从原来的人异化成为非人(或敌人);而在人类社会的未来阶段,这种人性、人的本质又得到了复归,从非人(或敌人)复归成为真人。难怪现代西方竟有神学家把这类玄学说的历史公式叫作“乐园——失乐园——复乐园”这种神学的历史公式相比拟,并把它归之于马克思主义,企图把宗教、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这很值得注意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开玩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人类本身也在发展,虽然有历史的曲折和歧途,但总的趋势是向前,是进步。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只能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社会的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而不能是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没有任何理由把远古幻想为乐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怎么能够一般地把它看作是人的倒退呢?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是生产力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人类摆脱了蒙昧和野蛮的阶段,而步入了文明的大门,从此才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同样,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进步,虽然这些进步都是在阶级对立的状态下发生的,因而伴随着许多罪恶、苦难和堕落。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但是他们《共产党宣言》中仍然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⑤至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更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伟大进步,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固有的人性的复归。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作“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是为了说明只有在共产主义下人们才能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要把把以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文明史当作“非人”的历史加以抹煞。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沒有过去时代的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

总之,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根本对立的。我们的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却企图图煞这种对立,而把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混合起来。他们或者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成为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派别(尽管被称为“真正”的、“最高”的、“科学”的)或“主观派别”或者要把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部分(据认为,前者是后者后的核心和实质,是出发点 and 归宿)。这两种含义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人,要用人道主义来“重新说明”马克思主义,要用抽象地谈论人性、人的价值,确立“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来“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只有用人道主义来“重新说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本来面目、完整无缺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是被歪曲和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主义,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纳入、互相包括或互相归结。完全归结不能,部分归结也不能。人道主义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能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明人道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历史作用,指出它的历史局限,结束它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过去了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去谈人、人性、人的本质,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去谋求人的问题的解决。它拒绝“人类天性”这一类的抽象议论,而着重分析现实的社会关系,寻找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具体道路。由此得出的实际结论,就不是各种人道主义的训教和各种合理社会的空想,不是抽象人性的神秘“复归”,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对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答案,这是过去的一切志士仁人都没有找到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然没有也不会丢开人,而正是为了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达到了现实的革命的道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解放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这就是科学的结论。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唯物论)当然需要并且实际上是在继续发展;但是现在凭空地宣传人道主义的许多同志自己的主张,同科学发展要求正好相反,是要使我们的历史观从唯物论主义倒回到唯心主义,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从科学倒回到空想。

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

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

或者有人同志会问:“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命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或其他剥削制度社会是不正

确的,现在它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个命题是不是有它的意义呢?这实际上是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继续有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吧。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基本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利益。〔注〕但是,社会主义将怎样来实现这一切呢?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呢?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有一些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实际上就是认为,历史唯物论只在革命和革命以前的时期适用,现在已不适用,而要代之以人道主义了。他们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人是目的”、“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自身”,还说“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程度是考察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综合指示器”,“我们要努力消除异化现象,提高人的价值而斗争”。他们似乎认为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理想中那么美好的境界,就是因为还缺乏这些观念,如果在全社会普及了这些观念,就能保证实现最美好的境界。究竟这些说法是不是正确,能不能够指导我们前进呢?

(注:按照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从理论上说,这里把“劳动人民”换成“人”也无不可。而在实际上,大家都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守法的劳动者,人还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虽然在许多方面努力为人提供服务,例如向他们提供各种消费资料、教育卫生、就业机会等等,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为服务,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反革命分子和从事贪污盗窃投机诈骗抢劫杀人等活动的坏分子。因此,不能认为简单地变换提法就有多么了不得的意义。)

如同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一样,在新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前进仍然必须以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为指导,反对种种历史唯心主义的空想。这并不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发展阶段还没有最终消灭阶级划分,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因而阶级斗争在我国还将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是因为历史唯物论并不只是说明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科学,它是说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是运动发展的原理,不仅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实,而且在今天和今后仍然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武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以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仍然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条件下矛盾的矛盾,仍然需要在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中前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的人民,比革命以前获得了远比为广大的自由。但是人们的自由只有在对必然的认识和根据这种认识而进行的对世界的改造中才能实现,这个客观规律的有效性同以前一样,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远大的前景。但是社会主义是科学而不是魔术,不可能使人们的各种要求一下子都得到实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⑥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我们都需要从实际出发,遵循事物的规律,依靠人民的努力,在既定的现实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所创造和继续加以完善的新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使我们能够比旧社会远为迅速地前进。但是,我们的经济文化基础的落后却是长期的历史所造成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并实行不承认主义。“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⑦经常记住马克思的这句话,会帮助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由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所揭示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这在我们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显得特别迫切,因而它很自然地成为全国人民的首要愿望。人民知道,只有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切实地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逐步满足人们关于吃、穿、住、学习、研究、劳动、创造、交往、旅行、娱乐、休息等等的需要。我们的各项工作,我们在上层建筑 and 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活动,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都围绕着并且服务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有决定意义的目标。我们的党和国家从开国初期就很注意经济建设,努力发展生产力。中间犯过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错误,也犯过忽视发展生产力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实行平均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从指导思想来说,都是由于背离了历史唯物论的科学,背离了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力求忠实地遵循各种科学的规律,因而正确地确定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必须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这一战略转移相适应,决定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开始获得了巨大的显著的成绩。当然,这些成绩离不开在十二大提出的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还很远,工作中也还不能避免缺点和错误(我们当然应竭力避免这些,但即使借助于计算机,究竟也不能完全避免,这或者就是人性不同于所谓神性的所在之一吧)。如果不具备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现实的经济条件,不从这些条件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切实地进行各种建设,解决现实存在的种种实际问题,或者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积极的切实的建议,那么,任何关于“人是目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抽象讨论,无论讨论者怎样真诚,动机怎样善良,都不能使我们在实现这些目的、价值、尊严方面前进一步。正如马克思说过的,“借关于‘人的解放的抽象议论,‘人’的‘解放’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

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⑧。

由此可见,不仅历史上存在过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只要离开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热衷于人道主义的抽象议论,仍然会陷入某种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不同于从前的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今天只能起消极作用。因为它散布一种幻想,以为不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或者应该无条件地完全实现人的目的、需要等等。而当社会主义由于种种历史限制还不能完全实现这些要求时,它就可能影响一部分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去怀疑社会主义的实践,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理解,人们的需要等等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具体地研究人们的需要,具体地研究如何发展和改进我们的各项建设以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是我们必须积极进行的科学工作(应该承认,这一工作还没有引起全党的普遍注意);倘若只是抽象地提出来,那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实现。

拿“人的价值”来说。这在现在是一个很时髦而又被弄得很混乱的概念。不管人们给予它的含义如何多样,历史唯物论认为,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离开人在社会中的劳动,离开个人同他人、同集体、同阶级、同社会的联系,来抽象地、孤立地谈“人的价值”。荒岛上的鲁滨孙和土人“星期五”在互相发现以前,无所谓人的价值和尊严;只是在互相发现以后,他俩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这些问题。历史上从来也不存在什么讨论“人的价值”;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抽象的“人的价值”观念,只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出现才产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价值观,一般地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个人主义的,这是资产阶级专门追逐个人利益(所谓“商品拜物教”、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等等)的阶级意识的表现。资产阶级思想家还宣称“人的价值就在于人自身”,似乎每个人生来都具有平等的价值。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的现实,恰恰是对这种虚幻口号的讽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人的价值”观,是集体的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⑨固然,没有任何个人也无所谓集体或社会,但是没有集体或社会,任何个人首先无从存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也是依靠社会所给予他的使用和控制工具的能力,依靠社会所留给他的一些工具,才能生存了一段时间),更谈不上他的价值和自由。社会和他个人的关系,可以比喻为树根和树叶的关系:树没有叶子不行,但是没有根也不行,所以说根先才能叶茂。正是由于这个简单的真理,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的价值,只有在人民的价值中才谈得到每个个人的价值。由于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才使全体劳动人民从而使它的每一个分子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或社会价值),才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更充分地实现全体劳动人民和他们中间的每个个人的价值创造的前提。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人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从社会对个人这方面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限制我们实现更高层次的价值的,已经不是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主要是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充分、某些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等等。例如,尽管我们党和政府这些年来为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做了巨大的努力,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现在不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有的地方还很低,城市住房还比较紧张,一部分青年的上学、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党和政府的某些机构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不良风习;社会上还有各种为非作歹的坏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浪费、破坏生态平衡、男女不平等、虐待妇女儿童、早婚多育、迷信、不卫生、不文明等落后现象。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动员人民努力发展经济文化,提高政治觉悟,为消灭种落后和消消极的现象而斗争。这需要全体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有计划地发展生产、盖房子、办学校、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扩大就业门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整顿党风、打击犯罪活动、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等等。脱离这些建设和斗争,在尊重“人的价值”的口号下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个人享受、个人自由的要求,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应该无条件地保证实现这些要求,否则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合乎人性”。这样做,除了鼓励个人主义、涣散人心以外,能解决任何一个实际的问题吗?

尤其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决不能只从社会给予个人这方面来谈“人的价值”。因为社会要能够提供实现其每个成员的“人的价值”的条件,首先就需要他们创造出来。所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存在和需要是否从社会、从他人那里得到承认和满足,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为社会、为他人尽了什么责任,作了什么贡献。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都是从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来规定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而且都把为社会、为他人尽其所能放在首位。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的价值,应该从伦理角度反映这种关系和个人的存在。所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产看来的,人的价值首先在于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在我国,在今天,首先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不是苦行僧。我们承认和重视个人的需要、享受等等的重要性,而且正是为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因为有所贡献才能有所享受。只有人人都为社会作贡献,社会才能根据这种贡献的总和,扣除必须扣除的部分,来满足每个人对享受的需要。享受和劳动不可分,一如权利和义务不可分,自由和纪律不可分。这是极明白的道理。实际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理解,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先进分子,也是更强调从个人贡献于社会这方面来谈“人的价值”。

例如宋朝的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⑩,就包含着这种意思。著名的正直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更明确:“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又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⑪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因斯坦所能深刻理解的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成为常识的道理,我们的一些同志竟然不加考虑,而一味片面地从个人需要的角度提出人的价值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他们以为这是针对过去“左”的错误而提出的救世药方。过去发生过的忽视人民群众生活的“左”的错误确实需要纠正,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作了巨大的努力来纠正,但是这样抽象地片面地提出困难,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增加解决问题的困难。

至于“人是目的”,这原是十八世纪康德的伦理学口号,针对于人没有成为目的、仅仅是手段的社会提出来的。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时候,只把他们当作手段;社会主义当然要根据根本改变和永远结束这种状况。但是,我们一些同志强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并把这样的口号当作深刻哲理,这就走入歧途。在“人是目的”的问题上,如同在“人的价值”的问题上一样,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是目的,只有实现人民是目的,才谈得到实现人民中的各个个人是目的。社会主义铲除了剥削制度,使人民有了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不是意味着人从此只是目的,不再是手段吗?不是。把目的和手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根本不能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劳动都是为了人民及他们每一个份子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目的。但是人的利益并不会自动实现,无论人可以怎样广泛地利用机器和其他工具,归根到底,仍然不能离开人本身的劳动。就是说,为了达到人是目的这个目的,人还是免不了要先充当手段。当然,这跟历史上剥削阶级把人当作手段截然不同。首先,这里目的和手段是不分属于剥削者和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是统一在人民自己身上;其次,由于这种一致性,人不是被迫作别人的手段,而是自觉地充当人民(包括他人和自己)的手段,起码共产党人和人民中间的其他先进分子首先要自觉地这样做。

充当手段本身并不能决定是否丧失个人的尊严和荣誉。这除了是否自愿以外,还决定于为什么目的,也就是用什么手段。我们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用自己的劳动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把自己的力量以至生命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手段,正是人的尊严和荣誉所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地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手段,并且以此作为无上的光荣。实现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亦即自觉地充当自己的手段。充当手段也不一定就是痛苦或牺牲,因为从本质上说,人的基本实践就是立即人的劳动,在消除了剥削之后,在自觉进行的条件下,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日益成为生命本身的需要。对于人类的先进分子来说,即使是在剥削制度存在的时候,目的和手段也是不对立的。马克思在艰苦条件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奋斗了一生,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和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难道他在奋斗中就不感到愉快吗?鲁迅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俯首而为孺子牛,不是仍然自甘为牛吗?中国红军在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而胜利完成长征的时候,不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著名诗篇所描写的那样,“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吗?我们一切忠贞的共产党人,无论在革命成功以前和以后,无论不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乐事,而以为不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痛苦。社会主义的原则应该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享受和劳动的统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离开人民的、社会的需要去宣传“人是目的”,去追求什么“自我设计”、“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等等,势必导致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极端个人主义。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人也仍然摆脱不了做自己不高尚目的的手段。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发展,把人的价值、目的、自由等等抽象化,看成是非历史的東西。不能从概念出发,向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提出实际上无法实现的要求,而只要个人愿望未能得到满足,就抱怨“人的价值”被贬低了,“人是目的”被忽视了,“不把人当人看”了;因为被要求为国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务,就叫做“人”被当作手段了,人“异化”了。这种观点错误的观点和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也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的。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很多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尽如人意。但我们的事业每天都在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发挥出来。为此,同革命年代一样,需要人们做出踏踏实实努力,需要人们艰苦奋斗,甚至需要个人做出必要的牺牲。不但为了守卫国防、云南北疆的安全,不但为了修筑新疆、青海、西藏的公路和铁路,不但为了抗御洪水,不但为了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就是为了让天津的人民喝上滦河水、不也有十七位解放军指战员和四位民工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的代价吗?为了保证拥挤在华山危险的狭路上下的游客的安全,抢救者已经临危重的人,由第四军医大学学生为主体的英雄群体挺身而出、舍己为群所表现崇高精神,哪一个当代热血青年能不为之激动和引以自豪呢?难道他们的牺牲和奋斗不正是以人民的利益、价值等等为目的的吗?有的人道主义宣传者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个人价值对立起来,甚至说什么“人的世界不断毁灭,物的世界(包括权力)不断增长”,模仿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时使用的词句来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不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而是为了损害我们的利益。这样的宣传会把人们引到哪里去,还不值得大家深思猛醒吗?

三、为什么要求宣传和实践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我们反对人道主义的抽象宣传,反对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但是,我们并不是凭空地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我们要求对人道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评资产阶级的所谓人道主义,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

前面已经说过,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至于人道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具体作用,则要作具体的分析。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尽管它总是抽象地谈论人、人性、人的本质,总是以全人类的普遍性出现,但就其实际的历史内容来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它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潮。这种人道主义思潮在反对神权统治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在为资产阶级革命作思想准备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伪善性随着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兴起而日益增长。这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常常成了资产阶级暴力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甜蜜补充,而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中,它的影响常常成为革命斗争的销蚀剂。当然,在这个时期,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批判现实主义者,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还在使用人道主义的武器。就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不乏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反对霸权主义所制造的战争危险,反对核竞赛,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恐怖主义,反对种族歧视,要求性别平等和儿童的权利,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等等。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者无疑仍然应该支持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只要他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坚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阻碍人类进步的罪恶现实,他们就可能转变成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例如法国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和阿拉贡,科学家郎之万和约里奥·居里,西班牙画家毕加索(这里只说他们的原籍),英国作家萧伯纳和科学家贝纳尔、李约瑟,德国作家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兄弟和布莱希特,科学家爱因斯坦,美国作家德莱塞、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新闻记者斯诺,智利诗人聂鲁达,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印度作家泰戈尔,日本作家有岛武郎、宫本百合子和经济学家河上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不容否认,人道主义中的许多由于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又远离甚至反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样,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反人道暴行的斗争就难免软弱无力。至于反动资产阶级政客和论客们口中的所谓人道主义,完全用来粉饰帝国主义,攻击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和反动。因此,我们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时候,要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传,要区别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倾向,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政策。

我们所要宣传和实行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在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前进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区别在哪里呢?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道德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

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还要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也不应该忽视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它一方面对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伦理道德的历史变化给予科学的说明,找出它当时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以及它同依附在同一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要求新社会的建设者们在建立新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努力建设同它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如同建设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其他部门一样。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伦理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为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所要求的伦理道德,当然有本质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又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并不是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分类归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and 意识形态(语言、理论科学和理论自然科学、体育竞技活动,都是这种社会现象的例子),此外,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也不没有任何同类的东西,因此,社会制度的改变从不是也不会引起社会生活发展的整个中断和整个重建。从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方面看,新的社会总是从旧的社会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改造许多属于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的东西,伦理道德也是这样。所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本质上不同于作为伦理原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又同它有一定的批判继承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出过许多伦理道德理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理想,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以来的时代里提出过的最高的伦理道德理想。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伦理道德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尽管一些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个人可以在实践人道主义伦理原则方面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品格,尽管在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改良国内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使这种原则的某些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制度使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在很大范围内只能流于空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新的经济基础,保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种新的、更高水平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有充分的可能真正实现和逐步更完满地实现。因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中的合理的东西,所以可以说,历史上一些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所幻想而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变为现实。空想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解放全人类、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一些社会理想,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才能为科学社会主义所继承,并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找到逐步实现的现实道路。

当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依附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时候,还要着重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人民为将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和发展了对待人的伦理原则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这

里所说的待人,首先是指绝大多数人;下面将要说到,人民对待已经投降或已经不能为害的敌人,也实行特定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革命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前身。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

革命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在革命年代提出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革命人道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作为世界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那种人道主义不可能帮助我们确定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更不可能帮助我们找到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用农村革命根据地来包围和夺取城市等革命道路。但是,在我们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革命过程中,作为革命伦理原则的革命人道主义同我们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拿我们的军队来说,由于它的性质是革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差不多从红军创建的时候开始,就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中的第一、二两项纯粹是军队内部的纪律,并不涉及军民关系,这里作为一个整体说,所以未加分析),实行官兵平等和“三大民主”。我们的人民军队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的人道性,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旧中国的反动军队中,官兵不把士兵当人,军队不把百姓当人,更不把俘虏当人。而在我们的人民军队里,官兵是同志关系,军民是鱼水关系,所以官兵不打骂士兵,同士兵共甘苦;尊重老百姓,爱护老百姓,不拿老百姓一针一钱,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对俘虏也不虐待,一搜腰包,是愿意留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俘虏一解放也是愿意留的,只是由于反动军队的压迫和欺骗才进攻红军,而在成为俘虏以后,他们就获得了自由,有了觉悟的可能)。这一切都是由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和政治宗旨所决定的;同时,也体现了它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不仅是医疗工作方面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从伦理方面反映了我们的革命的性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全国解放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剿匪反霸,救济失业,消灭娼妓乞丐,禁止贩毒吸毒,使全国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建国初期,在国家财政还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实行劳动保护和公费医疗。对于旧中国几千年来无知的旱灾旱害和鼠疫、霍乱、血吸虫病等病害,人民政府依靠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抗灾斗争和除病灭害斗争。象这样解除人民群众疾苦的事情不胜枚举。这些是我们的制度和政权的政治职责和经济职责;同时,也体现了它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在坚决推翻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的时候,对于剥削阶级的人们,除了其中极少数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分子以外,我们仍然努力帮助他们在劳动中转变为自食其力的人,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去。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法分子,这是为了保护人民;同时,只要有可能,对于一切不需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国民党军党政要人员、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军官、国民党的军火商等的逮捕,并且分别给予改造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或者遣送回国。这些也是革命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所以,尽管敌人骂我们是反人道,而事实恰恰证明,正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真正实现了先进人类所长期追求的基本的人道精神。

比起革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新的基础上又扩大了范围和丰富了内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理所当然地要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使个人和社会的基本利益归于一致。这样,社会就应该和能够真正做到对每个劳动者及其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尊重,就应该和能够真正把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就应该和能够为劳动者们的才能的发挥和发展逐步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之间,就应该和能够真正建立起团结、互助、友爱的关系,排除旧社会那种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就应该和能够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广大范围内形成社会主义的伦理关系,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伦理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利益、人格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出绝大多数人民对共同利益的共同关心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关心。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不是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在先进行言行的模范行动的带动下,逐步形成的。无论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伦理道德的教育,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倡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提倡一事当前,先为别人、为人民着想,提倡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祖国和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批评一些共产党员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他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指出一个人“只要有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都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精神,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真正的革命者的政治本色和革命品德;同时从对待人的伦理原则这个方面说,也体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总是用共产主义思想和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革命的伦理道德准则约束自己,教育我们组织起来的队伍,教育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我们的伦理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

以上的这些说明,是不是把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说得太过呢?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同提倡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从革命军队的政治纪律、民主精神到人民政府的经济和社会

措施以至于法制等等,在这样广阔的背景上来说明作为伦理原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不是要把这些政治、经济、社会的政策和措施,都归入人道主义,而是说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必然具有它们的社会主义伦理的意,这就一侧面而言,它们也都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表现。人们之间的很多伦理关系,不能不联系到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而成为它们的一个侧面。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的实现,是同经济、政治、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分的,并且只能以这种改造和建设为前提和基础。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所教导我们的。因此,我们必须联系而不是离开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来说明,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至于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关系,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体中,它们居于不同的层次。共产主义道德是现代人类的最道德,属于这个总体中的最高层次、最高要求,是对先进分子的总要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属于这个总体中的较低层次,作为道德要求,它具有多得多的广泛性,就是说,它能够也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个总体还包括其他程度不同的较低层次。所有这些层次,以及它们的许多方面,又互相联系和渗透。共产主义道德不能脱离开其他层次、其他方面的伦理道德要求,而应该同这些要求密切联系,在许多情况下还要通过这些要求而体现出来并赋予这些要求以更高的意义。例如,一个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的共产主义道德,就必须联系和通过病人地遵守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其中就包括对待病人的人道主义原则)来体现,而同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的医务道德就把传统的医务道德提到更高的境界。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可不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含义,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而只是作为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原则,那么,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并无可不可。不过,如果没有必要的说明,这个提法有可能被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的互相混合、互相纳入或互相归拢,从而而引起概念的混淆。事实表明,作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个提法,如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等提法一样,表明它们是从属于一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含义更为明确。

在今天,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由于文化的落后和经济的落后,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违反人道原则的犯罪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人(首先是对普通劳动者、普通知识分子、普通服务人员 and 普通顾客,尤其是对普通妇女、普通儿童、普通老人和有疾残的人)缺乏关心、尊重、同情、爱护的冷漠现象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同人民的利益、同社会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我们必须同这些现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且必须尽一切可能减少人们的痛苦和不幸,尽一切可能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的安全保护工作,防止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必须对共产党员、对干部、对群众、对青少年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包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在内的思想道德教育。这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教育,完全不同于抽象人性、抽象的人的价值、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宣传。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过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把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至连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这种错误应该坚决纠正,不允许重复。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注意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文学艺术作品主要作这种宣传。我们反对的只是在文学艺术作品或文艺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错误、历史观,反对歪曲革命历史和革命现实而宣传超历史、超社会的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应该反对文学艺术作品表现我们的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革命者和劳动者们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决不反对也不应该反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普通社会主义公民人格的尊严作具体的生动的描写。如果那样反对,那就不但是愚蠢,而且是反对社会主义文艺学本身,是摧残它们的生命,剥夺它们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我们要从各方面努力,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的发展,象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那样,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总之,我们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时要同那种抽象地宣传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倾向划清界限。我们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把它当作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是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待人的一项伦理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抽象人性论的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世界观、历史观的基础完全不同,引来了一系列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价值出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出发,从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出发。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为界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的实现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诉诸人性、人的理性,诉诸全人类,诉诸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善心,鼓吹“勿抗恶”,反对革命暴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的实现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反动统治和剥削的阶级斗争,以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内部分级虽已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仍然必须同打击和反对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般地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认为个人离不开集体,个人要为集体服务,主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表面上看,抽象人道主义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其实是狭隘的,因而有不可避免的虚伪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即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它是真诚的、现实的,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不可比拟的巨大力量和进步性。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随着提高文明、提高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我国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

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笔直的;它的各个方面也不可能都是完美无缺的。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发生过不少错误和挫折;就在现在,在纠正了过去的严重错误以后,也仍然存在不少的缺点和弊病。毫无疑问,工作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和社会上的各种消极现象,都需要我们正视和克服。问题是在于,应该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看待这些消极现象,怎样才能正确地解释和克服它们。

我们认为,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对过去的错误、挫折和现存消极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针对不同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办法。有一些同志却是把马克思主义问题、同抽象地宣扬人道主义相联系,他们这样认识用于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关系的概念——异化,引伸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曾经发生过现在已经解决的和现在仍然存在或新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曲折、缺点、弊病,甚至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只是某些同志在张中虚拟出来的所谓缺点和弊病,统统说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似乎只要盖上异化的印记,问题就得到了深刻的说明,弊病就找到了有效的药方。“异化”论真有这样说法吗?

为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对异化这个词做一点历史的回溯和考察。

这是一个外来词,原词含有转让、疏远、脱离等义,并不能都译为异化。异化一词在近代西方逐渐进入哲学、社会学著作,但不同的著作家赋予它的含义并不一样。黑格尔用异化说明主体和客体(包括劳动者和产品)的分裂、对立,说明所谓“绝对理念”的“外化”为自然。费尔巴哈用异化说明“对神学宗教,作为宗教由人所创造而又主宰了人,上帝无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在批评唯心主义时也认为它是人的理性的异化。其他使用异化概念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各有各的用法。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和文艺评论中的异化一词,意义更加含混,大致表示疏远、孤独、陌生、无能为力、没有目的、没有准则、没有意义等等。异化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流行一时,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使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生活感觉迷茫、荒诞和绝望的表现。

关于马克思主义使用异化概念的情况,在他创立马克思主义以前和以后是很不相同的。

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1844至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②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大飞跃。在写这个《提纲》以前,特别是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用异化来说明宗教的方法的影响(这里也有黑格尔对劳动的分析的影响),提出劳动异化的思想,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来说明历史,批判资本主义,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这些是马克思走向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步。书中有许多很合理的见解,但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在对他的经济分析和实际结论作哲学总结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摆脱思辨哲学的方法,也就是从某种抽象概念或抽象公式出发,把对象纳入这个概念或公式的方法。在写这个《提纲》以后,马克思迅速地完全摆脱了这种方法。他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只是把“异化”作为当时“哲学家用惯的话”来使用,并且申明只是“暂时还用一下”③。而且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没有使用异化概念,而且批评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社会主义文献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之类的“哲学胡说”,使它们变为“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前所写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和在这以后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工资、价格与利润》(1865年)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全部读过并参加了部分写作的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都没有使用异化概念。

这些情况当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异化作为理论和方法是不能揭露事物本质的,他已超越过这种理论和方法,而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他不再用异化理论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说明历史;他也不再用异化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而是用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说明它。他反对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变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分析,为具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光辉的范例,却没有加上异化之类的“无谓思辨”。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超越了异化的理论和方法,才建立和发展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的确,如果异化理论已经能够科学地说明历史,那就不需要历史唯物主义了;如果异化理论已经能够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那就不需要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对整个资本主义运动科学研究了。那样,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产生了。(下转第五版)

(上接第四版)

热衷于异化理论的同志们喜欢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准备写作《资本论》的手稿中使用过异化概念。这也都不了他们的忙。只要用客观态度考察一下, 这可以看出, 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使用异化概念, 并没有把异化看作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基本规律。他明确指出: “很明显, 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 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 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必然性, 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⑨。同时, 他用异化概念来表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其他现象的时候, 他并不认为异化概念已经能够说明这些现象的本质, 在他看来, 这些异化现象的本质是有待说明的, 是要用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和他对资本运动的整个科学研究来说明的。而且, 作为表述的概念, 他也并不认为它是不可代替的。马克思未及最后整理的传世遗稿中, 异化一词使用得比较多些; 但在他1867年完成了的《资本论》第一卷中, 只有四处使用了异化⑩; 而在他1872—1875年亲自作过大量校改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他在1878年曾写信给《资本论》的俄译者丹尼尔逊, 要求他“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 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⑪)中, 只有一处保留了异化, 其他三次都改换了表述方式, 都是明证。

总之, 对异化概念, 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 作为理论和方法, 一种是把异化作为表述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某些特定现象(包括某些规律性现象)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拒绝前一种异化概念, 而只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并且把它严格限制在阶级对抗的社会, 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 那种把异化说成是被马克思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之一, 因而成为说明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的一般方法的观点, 同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的实际情况是多么不相容, 不用说那种认为异化是一般规律, 也应该成为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方法的概念了。

当然,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 它要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认为马克思没说过的话我们现在就不能说, 马克思说过的话句句都是不可变易的真理。但是, 我们要求的是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而不是把它引向后退。推进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包括对某些概念作出新的解释, 或者引进、创造某些新的概念, 都必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都必须从实际出发, 接受实践的检验。有些同志说, 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 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反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他们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 把异化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暂时形式, 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然后, 又把它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 从而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 它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根本性的飞跃。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如果不承认这条历史分界线, 把马克思用以表述资本主义对抗社会关系时使用过的异化概念, 搬来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必然导致严重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工人的劳动, 异化为反对和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 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异化的说法, 或者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旧社会的遗留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现象叫做异化, 这同他们自己的异化定义相矛盾; 或者是认为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由于自己的活动必然要产生出反对和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 这倒是符合他们的异化定义, 但至于说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的。从异化的抽象公式出发, 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消极现象统统纳入异化公式之中, 势必把这些都看成是规律性的和对抗性的, 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中主体自己的活动造成的。这决不可能帮助我们解释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任何消极现象, 只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至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现在,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同志对他们对异化的定义出发所罗列的社会主义的几种所谓异化现象。

一是所谓“思想异化”, 用异化来说明个人崇拜现象。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严重挫折。它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作了错误估计, 因而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 实际上依靠了一批阴谋险恶的投机分子。他们的错误估计和错误领导所以能够支配全党, 当然同当时已经形成的毛泽东同志的极大权威和对他们的个人崇拜有关。对于个人崇拜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 决不能按麦费尔巴哈说明宗教的方法, 简单地用异化来说明, 而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从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革命实践的发展来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反对和对斥责个人崇拜, 但他们都没有把它说成什么异化或异化的萌芽。它所涉及如何正确评价杰出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问题, 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给以正确的说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和敬仰, 是由于他长期正确的领导作用和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这种敬仰的形成是自然很对正常的, 即令人有表达这种感情使用得不准确的措词, 但说不上是什么个人崇拜。中国革命由1935年到1956年间的胜利发展, 正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后来正常的敬仰逐渐变成了个人崇拜, 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本人由于成功做得不谨慎, 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 直至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把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 另一方面, 它又同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处于正确地位, 而全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各种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还不成熟这些情况有关。个人崇拜现象当然是错误的, 它的恶性发展所带

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 对社会主义事业大肆破坏, 并且制造了很多反人道的野蛮罪行, 使很多党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爱国民主人士遭到极大的不幸。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已经依法受到严惩。我们坚决谴责“文化大革命”和个人崇拜。同时, 我们也看到,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 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 情况仍然很复杂, 不能把同宗教信仰相提并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中央中央深信仰相信提论。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個人崇拜现象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并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和避免重犯类似错误的办法。这种总结所依据的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的观点和方法, 而不是什么异化理论。企图以“思想异化”来说明个人崇拜现象, 除了给人一幅简单化的漫画以外, 丝毫不能说明事件的原因, 更不能说明党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地拨乱反正。

二是所谓“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在我们的社会里, 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有不健全的地方, 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体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 某些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 甚至存在以权谋私、欺压群众等腐败现象; 同时, 某些不能觉悟的群众也有一些违反国家法律, 破坏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以及危害其他公民的生命、财产、权利的行为。这两种不同方面的消极现象, 都是长期剥削制度社会影响的遗留, 而不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成长过程中发生的什么异化。对于这些旧有的残余, 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不断地加以揭露和纠正, 现在正在进行更坚决的和更有系统的努力, 从思想作风上加以整顿, 从组织上加以清理, 从体制上加以改革, 并且对于一切严重违反刑法法的罪犯(无论是官是民), 依法实行严厉的打击。所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用所谓“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来说明上述各种消极现象, 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国家学说, 歪曲了客观事实, 同党、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背道而驰。

我们知道, 在政治权力和国家的问题上, 正是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关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天真童话, 从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来解释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才使这些现象得到科学的说明。恩格斯就是从具体的、历史的经济政治分析, 而不是简单地用异化来说明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的。同样, 马克思主义指出,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 才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国家权力成为人民的权力, 从而也就为最终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创造了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空想家。一方面, 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它作人民民主专政, 这同法西西斯的恐怖统治毫无共同之点)是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 在国际国内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 没有它,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天也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 任何国家政党和革命政权都不仅要集权, 而且要集权, 要有完成各自各自任务必须有的集中的权力。即使作为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消灭以后, 在国家 and 政党消灭以后, 在民主已经成为习惯以后,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权威在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否则, 不但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难以进行, 连交通的秩序都难以维持, 对于巨大的自然灾害更无法进行有领导的和有效的抵抗。这是人民的常识。片面地崇拜民主、自治而否定集中、权威, 认为民主本身就是集中, 因而从根本上反对民主集中制, 这完全是假定任何大小问题都可以通过群众投票, 以便根据表中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吧。那么, 群众将每日每时都生活在投票之中, 并且群众必须人人是百科全书, 对需要表决的任何问题都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的能力。这种荒唐的“民主”不但在今天不可能想象, 就是在遥远的将来也是难以想象的。总之, 认为凡有权力的地方就要发生“权力异化”, 这只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宣传所谓“政治异化”、“权力异化”的同志中, 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是深恶痛绝的。痛恨“文化大革命”, 这完全正当。因此, 要提醒这些同志注意, 谈论所谓“政治异化”、“权力异化”, 把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老爷说成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岂不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一类的提法过于近似了吗? 而那些提法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吗? 以那种“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 究竟是否有助于克服我们社会中的消极现象, 对于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等等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们还愿意提醒这些同志, 即令他们是站在正确的方面, 他们也应该记得, 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在毕生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同时, 对工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错误思潮以至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 从未放弃过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曾经严重导致第一个国际和第二个国际的分裂。他们在这斗争中都具体地分析了这些倾向、思潮和派别的思想错误错误和它们的社会历史背景, 从而大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为什么竟一次也没有把这些倾向、思潮和派别说成是工人运动的异化呢? 这里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因为他们严格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今天鼓吹“政治异化”论的同志们, 何不学习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榜样呢? 那样, 他们或许会发现, 在严肃的问题上缺乏地玩弄异化的标签, 离开马克思主义有多么远。

至于有些同志把经济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对客观规律没有认识而犯了错误、干了蠢事, 说成是经济领域的异化, 更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 都是异化, 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 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 就象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 这些同志对异化的滥用, 至少说明如下两点: 第一, 他们为了把异化说成是普遍性的, 是无所不包的, 就不惜重弹第二、制造出这种所谓“经济异化”的说。他们是以脱离实际的轻浮态度和思辨哲学的高谈阔论来对付非常严肃、非常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必须指出, 由于经济建设成为我们工作的重心, 这方面我们面临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 其中也包括经济

体制改革的理论。所有这些问题, 都要求我们深入调查研究, 了解实际情况, 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切切实实地加以解决。耀邦同志曾经多次号召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 而不要沉溺于空洞的概念的推演。我们的高谈“经济异化”和其它“异化”的同志们, 能否把自己的思想方法改变一下呢?

归结起来说,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各种问题、各种消极现象的产生和存在, 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还不长。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基础比较薄弱, 经济文化化落后后, 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以及旧社会的传统影响即列宁所说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还比较广泛地存在; 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条件下, 国外资产阶级的影响又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新的制度、新的事物是人们创造的, 不是天生的, 在从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 必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建设新社会的人们也要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许多事情没有经验, 难免犯错误。有些过去错误留下的后果今天还需要我们努力去清除。有些适合过去情况的制度和办法, 随着情况的变化, 在今天变成不适合或不完全适合, 阻碍我们前进了。诸如此类的情形, 今后还会不断发生。我们今天社会中种种消极现象以及它们的多方面的原因, 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层次。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矛盾, 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只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主义, 并且早从实际出发,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灵活运用这些原理, 才能逐步地找出解决各种间题、克服各种消极现象的办法。抛开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 把如此复杂的间题简单化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异化, 似乎有很深刻的内容, 实际上思想极为贫乏。它在认识上不能推进任何对真理的接近, 在实践上不能提供任何解决的办法。相反, 由于它具有模糊的以及相当固定的反现实的倾向, 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公式, 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 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 因而不可避免地使社会上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党的领导的的不信任情绪和悲观心理。

在谈论社会主义异化的文章中, 有的实际上已经根据这个概念的逻辑, 引出了结论, 说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处处都在异化, 说产生这些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别处, 恰恰就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些同志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 并且申明,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异化是可以克服的, 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尽管没有提出结论, 这种申明的意图总是比较好的。但是, 这同他们把异化看作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效的规律, 却很难不自相矛盾。因为一切规律都不是人可以“克服”的, 人可以克服的就是不规律。或者他们会说, 人们只要发现了异化的规律, 就可以根据对这种规律的认识来控制它的作用,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克服”的本意。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异化并不象水与火那样既可为害又为利, 它对于社会主义也不是什么普通的缺点和不合理现象, 而是一种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因此,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只在于能够控制这种灾变的发生和发展。这越不能不成为一种讽刺刺。我们还希望有一些具有某种善良愿望而主张异化论的同志注意到, 有些人已经从异化论出发直接要求取消一切社会政治权力, 一切社会经济组织, 一切思想权威, 一切集中和纪律, 公开宣布取消政府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当然不是那些比较善意地谈论社会主义异化的同志们始料所及的。但是一个思潮有它自己发展的必然的逻辑。如果我们的理论在根本方向上不正确, 就难免引起很坏的社会效果。这种后果纵然难以完全预料, 却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共产党员不能不在事先加以认真考虑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说明可以看到, 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 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 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 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 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

这种错误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有一定的国内和国际的历史背景。了解这种思潮产生的背景, 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开展这场思想争论的意义, 是必要的。

这股错误思潮的产生, 就国内背景说, 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种反动。本来我们党经过这十几年的努力奋斗, 已经对十年内乱的历史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基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事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 那段历史灾难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仍然留下很深的阴影。有些同志从斥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 从批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左”的错误, 走到怀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怀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地步。对于他们党已经作出的历史总结, 有些同志不是在同党保持一致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而是仍然把它当作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 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 从别的地方, 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 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这就如同缘木而求鱼了。

这股思潮的产生, 还有国际的背景。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 各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大量涌入, 其中就包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一些哲学流派。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少人利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混淆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甚至加以颠倒, 认为1844年的马克思才是成熟的, 后来是倒退了的, 这种倒退又为恩格斯和列宁所加剧。我国思想界的同志接受了这类思潮的影响, 以为发现了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大陆”而加以宣传。另一些同志在这些错误思潮袭来时, 虽未盲从附和, 也感到难以鉴别和批判, 或者认为无关大碍, 因而采取观望态度。这样, 虽然一开

始就有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仍然不能够阻止它们的蔓延, 以致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

这种哲学思潮的消极影响也波及到其他一些方面, 例如文艺界和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一起来批评这种错误思潮, 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 那么不难想象, 若干年后, 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

我们的思想战线上的同志, 一定要深入学习小平同志在二中全会上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 提高认识, 改变过去那种软弱涣散的状态, 积极参加这场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的斗争。关于开展这场思想争论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中央已经在一些文件、报刊评论、负责人的讲话中反复阐明了, 不需要在这里重复。如同党中央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的思想战线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积极工作的, 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 主要的。无论是理论界或文艺界, 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人, 以及在其他间题上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都是极少数。当然要看到了这些错误思想的腐蚀性和蛊惑性, 不能低估它们的消极影响。既然间题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 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就有责任不消极地出来争论, 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消除它们的影响, 同时也在争论中结合社会主义的实践, 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至于在这些间题上发表过不正确观点的同志, 总的来说, 都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于这类问题, 只能通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开展认真的讨论以及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才能达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我今天的讲话, 在开头已经说过, 只是参加讨论, 并且只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一部分问题。对这一部分问题, 也没有说得很透彻, 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积极的地方, 再一次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 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 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 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通过这场讨论和争论,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将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 这是毫无疑问的。

注 释

- ①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第325页)。
- ②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版, 第27—28页)。
- ③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攻击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列宁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51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31—32页)。
- 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82—83页)。
- ⑥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44页)。
- ⑦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8页)。
- 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84页)。
- 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567、606页)。
- 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220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73页)。
- ⑪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995页)。
- ⑫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42—43页)。
- ⑬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24—425页)。
- ⑭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第404、415页)。
- ⑮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53页)。
- 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33页)。
- 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603页)。
- ⑱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368页)。
- ⑲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84页)。
- ⑳冯仲淹《岳阳楼记》。
- ㉑爱因斯坦《论教育》、《个人和社会》(《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 第68—69、51页)。
- ㉒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第630页)。
- ㉓列宁《拉萨尔(党非派的海涅亚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第386—387页)。
- ㉔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39、316页)。
- ㉕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77页)。
- ㉖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361页)。
- ㉗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73、628、668、708页)。现在这个译本中有五处使用了异化, 经译者查明, 第626页另有一处不应按译作“异化”。
- ㉘马克思《致皮·丹尼尔逊(1878年11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332页)。

(本 文 是 作 者 1984 年 1 月 3 日 在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的 讲 话 , 发 表 前 作 了 一 些 补 充 和 修 改 。 原 载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主 办 的 《 理 论 月 刊 》 第 二 期 。)

密特朗总统接见本报记者时指出

中国在发生深刻变化法中友好关系在加强

本报巴黎1月26日专电 记者翟乾乾、马为民报道：在中法建交二十周年之际，法国总统密特朗今天中午在爱丽舍宫接见了本报常驻巴黎记者，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密特朗总统说：“中法两国关系在二十年中取得的成功及其意义”时，密特朗总统回答说：“1964年，法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这是一个重大日子。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创造力，它在发展，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然而，有人对它却毫无理由地一无所知或对它表示反对。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恢复中国应有的地位，并开始同中国在经济、工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交往。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对历史的亵渎。正如你们所知，四年后我就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并且在法中建交前的1961年你们曾白到中国访问。因为我当时就有这样一个信念，而且高兴地看到法国政府终于结束了这种局面，尽管它应更早地采取行动，可以说，法国的决定是积极的。因为，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我们两国有着十分相同的看法，同时，也都愿意推动为争取裁军与和平举行会议和开展对话而前发展。”

密特朗总统继续说，随后，我们两国开始了一系列的交流，我们期待着更多这样的交流。应该说，我们相距很远，而我们各自的内部事务和我们所在地区的特殊事务。但是我们最终能改善、加快、增加这些交流。我对于中国领导人的了解，允许我抱有这样的希望。特别是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我在那里（中国）受到了引人注目的欢迎。访问之后，（两国）经济关系得到加强。我相信，当人们建立了了解和信任关系，其它也就随之而来。这既是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也正是法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将要走的道路。

他说，简言之，从历史上说，1964年的结识开辟了一个新时期；而从两国友好关系来说，这种关系不断加强，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合作关系。

最后记者问总统能否通过《人民日报》对中国人民讲几句话时，密特朗说，我要向中国人民说，首先，向他们致敬，并向他们表达法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祝愿。我三次前往中国，而每次我都对这个国家人民的品质、巨大的劳动能力和智慧表示欣赏，他们把最悠久、最伟大的世界文化和今天的现实结合起来了。因此，我想向他们表示祝愿，祝愿他们运气好、工作好，祝愿他们能感受到法国人民和我在一起庆祝这次纪念日子。

密特朗总统还表示要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敬意。他说，我曾在1980年和1983年愉快地结识和会见了他们。我了解他们的作用，他们的经验。他们没有这样一场革命，任何国家都不能尽其伟大的现代化的希望。为了法中关系的发展、世界均衡以及世界和平，我愿向中国领导人传递友好的信息。

法中友好庆祝法中建交20周年

新华社巴黎1月25日电 法中友好协会今天在巴黎的卢森堡宫举行庆祝会和招待会，庆祝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0周年。

参议院院长和议长、洛库尔内主持了庆祝会。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国民议会副议长居伊·迪科隆，以及法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团成员伊雷娜·德里科夫斯夫人、布吕内·德拉马夫人、吉雷斯·贝热尔、雅克·儒尔丹、莫里斯·蒙泰、圣·玛丽和罗歇·埃切加雷红衣主教参加了庆祝会并出席了招待会。

法国前驻中国大使、法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马纳克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回顾了法中建交这一事件的历史过程。他说，1964年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各大国必须履行的理智的必然标志。他指出，这一创举对后来的形势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1972年，美国和中国开始打开了关系；1974年以来，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了数十个。马纳克指出，由于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世界变得更加平衡了。

中国驻法国大使曹强在发言中赞扬了法中建交的重大历史意义。

他说：“20年来，尽管国际形势变化多端，由于两国政策的重视和共同努力，法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一直稳步地发展。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互访，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曹强指出：“中法两国对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看法；中法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双方都有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已经取得新的进展。”

曹强最后向多年来致力于发展中法友好事业的法国朋友，特别是法中友好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法国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法中建交20周年

本报巴黎1月26日专电 1月27日是中法建交20周年。巴黎准备进行一系列庆祝活动。

法国总统密特朗将于1月27日举行庆祝晚宴，招待中国大使曹强，曹大使也将于26日晚在大使馆举行盛大的庆祝招待会。法国电视台定于26日晚8时播放胡耀邦同志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录像。

1月19日开放，巴黎国立图书馆举办了由中国籍手稿、书籍、版画、国画、地图以及当时法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画等展览。观众特别感兴趣的是唐代皇帝唐德宗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几件珍贵礼物，其中有公元前142年汉景帝颁布的丝质诏书和中国历代帝王画像等。

法国新闻研究所和蓬皮杜文化中心在1月18日到23日举行了“中国电视文化”，那里有不少巴黎人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心的两个放映厅欣赏中国的各种电视节目，包括电视新闻、纪录片、电视剧、京剧以及广告等。“亚洲文化”协会1月9日至20日在巴黎圆舞曲剧场举办了“中国青年画展”，展出了近年来我国青年画家的80幅优秀作品。法国观众反映，从这批作品里既能欣赏到中国传统的风格，也能看到新一代画家的创新精神。

中法建交前1950年就已成立的法中友好协会，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1月25日，法中友好协在巴黎卢森堡宫举行了法中建交20周年庆祝会和招待会。3月23日和24日，法中友好协会将举办全国性的讨论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讨论法中关系，一些法国著名名界、新闻界，文化界，经济界人士将要出席。

此外，法中友好协会《今日中国》出版了一期特刊，全面介绍了中法建交20周年来的情况，法国两位前驻中国大使马纳克和沙斯都在特刊上发表了文章。

法中友好协还宣布，将由文化部和教育部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今年上半年在法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给我画中国”的绘画比赛。法国全国、小学生将以现实的或想象的中国的为题材创作作品参加比赛，四名优胜者将可以免费到中国旅游。到今年我国国庆节，把优秀作品组成展览展。11月到明年3月，在巴黎将举办中国文物展览。

第一个二十年

——访法国国民议会外委会主席埃斯蒂埃

本报记者 王芳

问题上，看法相近，有不少共同点。这证明，法国能够与越南紧张局势，采取更协调一致的行动。”他举例说：“比如，我们都认为，要在柬埔寨创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局势，越南必须撤军。在会谈中我们感觉到，在为促进柬埔寨问题向积极方面转化上，中国希望法国有所作为。”

话题转到中法双边关系时，埃斯蒂埃先生说，法国始终重视同中国不断发展各个方面的合作。二十年前，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政府，第一个承认了中国，为法国的对华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后，法国历任总统继续维护，说明了这一政策的连续性。

“中法之间良好的政治气氛使其它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进展。目前，两国正在和将要取得许多重大项目如核电站、电话交换机设备、铁路、航空等进行洽谈和接触。”停顿了一下，埃斯蒂埃先生接着说：“要实现这些计划，

还需要两国各级政府多次互访、交换意见。”他指出，这次同时来华参加庆祝活动的法国负责邮电事务的部长级代表梅桑多准备在在法期间与我国有关部门具体磋商技术转让和设备合同，并争取获得成果。

他满意地说：“法国政府非常赞赏中国为发展双方的良好合作所做的努力。”据介绍，近年来法国经济相当困难，外贸有大量的赤字，去年仅亏损1.5至9月法中贸易额就比1982年增长了61%，达到50亿法郎。法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从连续三年的逆差转为顺差。

“那么，要巩固和发展这种合作，您认为我们双方还要作出什么努力呢？”我问道。

“当然，他坦率地回答，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们注意到，法中双方都有克服这些困难的愿望。我们完全理解中国提的意见，如：法国产

民柬联合政府在柬境内举行内阁会议 决定维护团结，把抗越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曼谷1月24日电 据此间获悉，民柬联合政府今天上午在柬埔寨境内举行了第四次内阁会议。民柬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了会议，民柬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和民柬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团结、亲切的气氛中进行。

会后发表的一项公报说：“内阁会议决定进一步维护民柬联合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团结，以便：一，把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直至越南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二，执行联合政府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五次决议，这些决议要求一，使越南军队也就是越南侵略军，撤出柬埔寨，以便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

内阁会议总结了柬埔寨人民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积极支持下，在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并对民柬联合政府三方之间的团结在《吉隆坡宣言》的基础上取得令人高兴的结果表示满意。

内阁会议强烈谴责越南在1983年攻占占、乍山和西哈努克村的居民点时，屠杀无辜

泰外长说民柬联合政府国际威望不断提高

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东南亚才能有和平

新华社曼谷1月25日电 泰国外交部长西提·沙西西拉今天上午在这里会见新华社代表团时说，如果柬埔寨问题得不到解决，东盟关于把东南亚建成“和平、自由、中立区”的建议就可能实现。

西提在接见时回答了代表团团长陈伯坚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谈到泰国的外交政策，西提说，泰国对亚洲的政策时，西提说，泰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的。它同其它友好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不管其政治、社会制度如何。它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本地区的和平。

关于泰国对亚洲的政策，西提说，泰国致力于维护东盟各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力求在与各国合作的基础上来提高人民生活。泰国对世界上一些地区，如黎巴嫩、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柬埔寨乃至拉美的敌对状况表示担忧，因为这些状况都与世界和平的全局有关。泰国希望各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共同努力提高本国人民生活，加强本国建设。

西提在谈到关于柬埔寨人民斗争的成就时说：“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的成立及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也是重要的成就。柬埔寨人民斗争是正义的，因此，越来越多的柬埔寨人都支持抗越爱国武装力量控制地区。相信柬人民的斗争一定胜利。”

谈到越南在本早季企图在柬埔寨发动的军事攻势时，西提说，这个早季的特点是，柬埔寨抗越武装力量已深入内地打击越南，越南在雨季中在军事上受到不断打击，后勤运输困难，兵力难以增加，士气低落，因此，推迟了发动早季攻势的时间，越南在军事上是不



民柬联合政府成员在曼谷合影。

埃及要求澳不要撤走驻西奈部队

本报开罗报道，埃及1月25日正式要求澳大利亚政府不要撤走它在驻西奈的2,600名多国维持和平部队中的100人分队部队。这个要求是向澳外长海查提出的，他是23日抵开罗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

海查拒绝告诉记者，当澳大利亚的部队4月份为期两年的值勤期满时，是否要撤走。他答应将在西奈的最后部分领土归还埃及以来，澳大利亚的一支拥有100人和一架直升机部队一直在埃及边界巡逻。多国维持和平部队中还有另外10国的部队。

可能胜利的。他强调说：“越南在柬泰边界发动攻势，就可能危及泰国安全。如果越南胆敢入侵泰国，泰国完全有权利反击，因为我们是正义的。”

西提说，越南的侵略战争拖下去，越南势必更坚定地依赖支持它的那个大国，得利的反而是那个大国。泰国不应该有5,000万人口的越南不应该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国敌对。”

阿拉法特访问塞内加尔和几内亚 一致表示要加强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

据新华社达喀尔1月25日电 巴解组织和塞内加尔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都具积极意义。

据新华社达喀尔1月25日电 正在塞内加尔访问的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今天在这里说，他希图改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关系。

阿拉法特对塞内加尔《太阳报》发表谈话说，他准备正一切困难，忘记和翻转过页的一页，书写同叙利亚和利比亚关系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科纳克里1月25日电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今天下午到达这里，对几内亚进行为期两天的友好访问。

阿拉法特在塞内加尔期间，曾与塞内加尔总统迪乌瓦诺、塞内加尔总理、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部长、塞内加尔林业部长、塞内加尔矿业部长、塞内加尔能源部长、塞内加尔交通部长、塞内加尔邮电部长、塞内加尔金融部长、塞内加尔法律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警察部长、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长、塞内加尔国家安全部长、塞内加尔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塞内加尔内政部长、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塞内加尔教育部长、塞内加尔文化部长、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内加尔劳工部长、塞内加尔青年部长、塞内加尔妇女部长、塞内加尔环境部长、塞内加尔旅游部长、塞内加尔体育部长、塞内加尔新闻部长、塞内加尔信息部长、塞内加尔科学部长、塞内加尔技术部长、塞内加尔工业部长、塞内加尔商业部长、塞内加尔农业部长、塞内加尔渔业

苏美对恢复谈判问题表态引起重视

本报讯 1月25日，美苏领导人就恢复谈判问题先后发表谈话，引起西方的重视。

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1月24日回答苏联《真理报》记者提问时，对美国总统里根1月16日要求美苏对话的话作出了反应。他表示苏联愿意进行谈判，但强调苏联“绝不愿意去进行谈判”。

第二天，里根就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欢迎安德罗波夫准备对话的愿望。他没有回答安德罗波夫对美国“实力外交”的指责。但美国国务卿发言人龙伯格却坚持说：“美国可靠的实力和意志是至关重要的”。

安德罗波夫重申了苏联已经提出的恢复谈判的条件，即美国和北约应当表示愿意回到开始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之前的状况。他认为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已亲手破坏了日内瓦谈判，美国不改变这种“消极立场”，却表示愿意回到日内瓦，那就是打算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苏联进行谈判。

他说，苏联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但龙伯格解释说，美国和北约在1979年决定部署导弹之前，苏联就反对部署，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打破了欧洲军事力量平衡。

安德罗波夫重复提出了互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北约和华约互不使用武力、防止空间军备竞赛和冻结核军备等一系列建议，要求美国和北约作出响应。但里根和龙伯格都没有对此表态，只强调美国“愿意尽

快恢复导弹谈判，并设法就销毁或大幅度削减美苏中程导弹达成协议”。龙伯格还说：“第一步应该是苏联人回到谈判桌上来”。

路透社认为，安德罗波夫的谈话表明，克里姆林宫继续采取强硬态度，苏联拒绝恢复日内瓦谈判的态度没有变软。但合众国际社却认为，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同包括葛罗米柯在内的苏联领导人“最近一系列

北约在欧洲裁军会上提出六点建议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月24日电 参加斯德哥尔摩欧洲裁军会议的北约16国今天正式提出了防止在欧洲发生突然袭击的6点建议。

这些建议是：在每年年初交换关于军队编制和驻地的情报；事先通报所有“具有军事意义”的演习；在计划进行军事调动时提前45天互相通报；邀请观察员观看所有事先通报过的行动；为确保通报的要求得以执行，对军事演习和部队调动情况进行核查；改进各国政府间的通讯联系。

北约成员国表示，它们“决心争取通过一些措施，使军事行动更加公开和可以预测”。它们认为，上述建议将“提高”欧洲的稳定性和，并可能“为裁军取得新的进展开辟前景”。

日本自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新华社东京1月26日电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今天在东京召开了第43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总方针强调日本要作出与经济能力相适应的“扎实的实际的防卫努力”。

运动方针还表明今后要推行行政改革、教育改革，扩大内需，提高经济景气。

运动方针说，同美国的友好关系是日本外交的轴心。日本要“加强与西方各国间的团结，密切协调一致”，“积极开展和平外交”。

大会通过的决议说，日本要“正确地对待尚存的国际形势，确立综合安全保障体制，努力活跃世界经济，消除贸易摩擦，完成国际责任”。

大会通过的宣言强调说：收复北方领土是全体国民的意志。今后要呼吁国际舆论，为实现归还北方领土而展开自主的运动。宣言重申：“制定自卫

制”的讲话比起来要和解一些”。

据安莎社报道，意大利外长安德雷奥蒂和联邦德国外长根舍“满意”地欢迎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他们对东西方关系“较为乐观”。

新华社莫斯科1月25日电 据《消息报》今晚报道，苏联在大洋上空进行了战略飞机发射空弹演习。

报道说，苏联一架战略飞机“从俄罗斯腹地”起飞，飞到一个大高空，同“距离几百公里远”的目标发射导弹，导弹“准确地”命中目标。

报道还提到在飞机飞行中曾遭到北约某国的一架歼击机。

报道说，在发射导弹以后，这架飞机在大洋夜空“预定的”地方找到苏联加油机，在空中加油后飞返基地。

积极的的一步



一月二十三日，阿根廷和智利两国外长签署了《和平友好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在外长签字后互相握手，表示祝贺。

1月23日，阿根廷和智利两国外长签署了《和平友好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政府决心和平解决比格尔海峡的领土争端，并将草拟一项解决这一争端的最终条约。这是南美洲两个邻国首次为解决领土纠纷而取得的重要成果，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阿智两国关于比格尔海峡的领土纠纷是历史遗留问题。一百多年来，两国曾多次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未获成功。1977年阿根廷拒绝英国女王关于比格尔海峡领土争端的仲裁，其后两国进行的双边谈判又因分歧太大而破裂，导致两国关系紧张。1979年1月罗马教皇应双方的要求，开始在两国间进行调解工作，于1980年12月提出了一项解决争端的建议，智利表示接受，阿根廷迟迟未作明确答复。因此，近年来，比格尔海峡争端继续阻碍着这两个邻国之间正常的政治、经济往来，两国边境上不时出现紧张气氛，迫使双方都为扩充军备耗费大量资金。

阿根廷和智利两国人民早就希望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去年8月，阿根廷和智利的主要政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两国政府缔结一项和平条约，保证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就是这一愿望的具体反映。阿根廷大选后的文人政府就职后，双方进行的谈判开始出现转机，分歧缩小，立场有了接近，终于促成这次《和平友好联合声明》的签署。当然，正式达成一项关于比格尔海峡争端的协议，还有许多细节有待解决，还需要一段时间，但这毕竟是朝着和平解决争端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

由于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许多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着类似比格尔海峡，影响着邻国的相互关系，有时甚至酿成边境武装冲突。阿根廷和智利两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这一步，具有重大的意义，必将在整个拉美地区产生积极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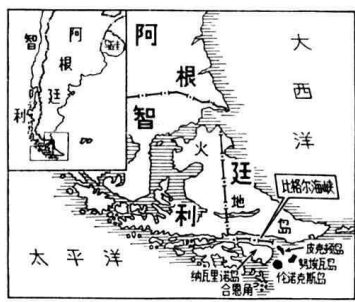
比格尔海峡的领土争端

1月23日阿根廷和智利两国外长在梵蒂冈签署《和平友好联合声明》，重申两国政府和平解决比格尔海峡领土争端的决心。这是阿智两国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采取的一个积极步骤。

比格尔海峡是美洲最南端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天然水道，位于阿根廷的大地岛和智利的纳瓦里诺岛之间，全长约120公里。海峡岛屿均位于南极圈的海域有丰富的磷虾资源，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在经济和地理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阿、智两国在比格尔海峡的领土争端由来已久。早在1881年，两国就签订了边界条约，后来由于双方对条约解释不一，一直存在领土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比格尔海峡东南部的努埃瓦岛、皮克纳岛和诺克斯岛的归属问题。其后双方虽然多次谈判，但争议一直未得到解决。1972年双方商定由英国女王仲裁，5年后女王通过海牙国际法院公布上述三岛归属智利的裁决。这一裁决遭到阿根廷反对。1979年双方又要求罗马教皇调解。

1980年底教皇提出的调解方案仍规定三岛主归属于智利，阿根廷未表示同意。1983年12月阿根廷总统华辛执政后，表示愿意早日和平解决同智利的领土争端。今年1月下旬，在罗马教皇的调解下，阿智两国外长在梵蒂冈举行会晤，签署了上述联合声明。（晓 陆）



阿根廷组成统一的总工会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月25日专电 记者管彦忠报道：今天中午，阿根廷总工会的巴西西派和阿索帕尔多派举行

和地区代表团约400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冶金、机械、纺织、电力、建筑、铁路等主要的行业工会。来自两派的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人运动的团结的报告，强调国家需要工人运动的团结，应该统一起来为工人服务。

据报道，今天在首都还举行了另一个有50个工会分会的100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指出工人运动的团结是不可不基层工会及不与工人商量的团结。

阿根廷总工会巴西西派和阿索帕尔多派是去年10月14日达成重新联合的协议的。几个月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克服分歧，决定今后组成领导委员会来统一领导所属工会今后的活动。

以来，国内政局更加动荡，各种力量的斗争激烈，斗争行动多达300余起。

为了缓和同工资阶层和工会的尖锐对立，西莱斯政府最近决定从1月起提高工资54%。

但是工会提出，最近3个月工资的实际购买力至少下降了60%，因此要求从1983年10月起按60%的幅度追加工资。

罢工综合复杂。人们认为，这是西莱斯政府就职一年多来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玻利维亚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最近又遭旱灾，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去年，生活费用上涨270%，各类工人斗争行动多达300余起。

玻利维亚工会领导人进行绝食斗争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月24日电 记者李志明报道：据此间消息，玻利维亚总工会21名领导人于1月23日起在政府所在地拉巴斯开始绝食，抗议政府的现行经济政策。

工会提出17点要求，主要是立即实行最低工资维持生活的活动工资制，改善食品供应，实行物价管制，采取恢复失业者的措施，中断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推迟归还外债期限等。玻利维亚众议院通过决定，支持工会的绝食斗争。

工会警告政府，如不满足工会要求，绝食斗争将扩大到全国各省。

玻利维亚一个多月前采取一系列紧缩措施

日本政府通过一九八四年度财政预算草案

据新华社东京1月25日电 日本政府今天下午在临时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1984年度（4月1日至1985年3月31日）财政预算草案。

这个预算草案是在中曾根内阁提出“重建财政”和“行政改革”的方针下编制的，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压缩了预算的规模，预算总额

为506.272亿日元，比1983年度仅增0.5%。这是自1955年以来年度预算最低的增长率。日本报纸普遍认为，新预算草案是一个“超紧缩预算”。

1984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压缩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文教和科技费用的支出，提高了防务费支出。在新的年度，防务费为29.346亿日元，比上

一年度增加6.55%，高于1983年度防务费预算的增长率，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991%。

此间舆论认为，防务费的增加反映了“对美国的照顾和对苏联的防备”。

根据新年度预算，将发行1984年度国债，比1983年度预算减少6.650亿日元。尽管如此，到1984年度末，国债总额将达到122万亿日元。

1984年度预算草案将提交预定2月上旬召开的国会审议。一般情况下按原案通过。

美国司法部长史密斯突然辞职

表示，他将返回法律事务所，并将帮助里根进行连任竞选。政府高级官员也说，他是出于主动而不是被迫辞职的。但有些人认为，史密斯的辞职多少同他所执行的政改遭到强烈指责有关。在史密斯担任司法部长三年中，他在人权等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引起了广大妇女、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激

烈抨击。人们还指责他在修改反托拉斯法问题上站在企业界一边。

史密斯是白宫“四巨头”之一，他的调任立即引起此间舆论界对白宫内部“权力斗争”的种种议论。近日来人们密切注意着谁将来接替史密斯担任司法部长，因为在这人某种程度上将表明里根今后政策的方向或变化。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金玉王亚里新的军事政变——阿其

西方经济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谷津

八十年代的“三大车”技术——舒奇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刘士梁

非洲的召唤——访非八国余记（二）——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风云变幻八十年

第七讲 断新一页——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关系——郑洪未完成的画卷（四）（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日本国中的“独立国”——王立平

开发亚马孙河的历史教训——王永嘉

《翌日》引起的轰动——王连义

本刊特派记者 朱桥

巴斯科坦斗争进入新阶段——魏知

一场激烈的马拉松竞选——晓波

